

都會遺蹤

CULTURAL HERITAGE OF CITIES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

第12辑 2013—4



浅谈开埠后上海人现代观念的逐步形成

外滩轮渡码头与航线演变简述

马莱代表团在上海

陆机与华亭——兼读陆机三赋

金融家胡笔江遇难始末

舒新城和他的《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文化名人与上海「老房子」

福州路往事漫述

抗战烈士与上海路名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学林出版社

阅 览

295.1-55
2012
12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都會遺蹤

CULTURAL HERITAGE OF CITIES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 第12辑 2013-4



學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会遗踪. 第12辑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3.12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
ISBN 978-7-5486-0638-3

I. ①都… II. ①上…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7543号

主 编/ 张 岚

都会遗踪 第12辑 CULTURAL HERITAGE OF CITIES



编 者/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责任编辑/ 吴伦仲
特约编辑/ 周 河
装帧设计/ 福山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
字 数/ 30万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638-3/k·60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编辑委员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张 岚
编 委 吴志伟 张 岚 张明华 顾音海
黄 勇 潘君祥
执行编委 吴志伟
编 辑 邵文菁
英语翻译 吴晨烨

特别鸣谢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3



目 录

史事论说

试探中国近代银器与中外关系	胡宝芳	1
浅谈开埠后上海人现代观念的逐步形成	徐亚芳	9
“大公济世”的上海公济医院	樊琳	15
早期上海商标注册管理概况	左旭初	25
外滩轮渡码头与航线演变简述	傅斌	31
马莱代表团在上海	邵雍	44
淞沪铁路的保存现状及存在问题	吕承朔	55

名人旧事

陆机与华亭——兼读陆机三赋	桂罗敏	63
“潘光禄”小考	魏小虎	72
庚款留学生陆守经	尹宗云	75
金融家胡笔江遇难始末	李涌金	85

文献概述

俞宗海书《陆廉夫先生暨德配夫人墓志铭》与释文	俞经农	93
舒新城和他的《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陆其国	100

名楼名宅

旧时上海的德华银行

吴志伟 109

文化名人与上海“老房子”

邵 唯 116

“路”中漫步

福州路往事漫述

朱 伟 124

抗战烈士与上海路名

朱少伟 133

译文天地

万国商团85周年纪念册（十一）

吴晨烨译 137

上海猎纸会在当地产生的影响

邵文菁译 146

Contents

Study in History

Preliminary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Silverwares and Sino-Foreign Relation	<i>Hu Baofang</i>	1
Brief Talk on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Ideas of Shanghailanders after 1843	<i>Xu Yafang</i>	9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Benefiting Mankind	<i>Fan Lin</i>	15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emark Reg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in the Early Shanghai	<i>Zuo Xuchu</i>	25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Bund Ferry Pi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outes	<i>Fu Bin</i>	31
Marley's Delegation in Shanghai	<i>Shao Yong</i>	44
Brief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Preservation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onghu (Shanghai-Woosung) Railway	<i>Lv Chengshuo</i>	55

Bygones about Celebrities

Lu Ji and Huating ——Read three poetries by Lu Ji	<i>Gui Luomin</i>	63
Brief Research on the Figure <i>Pan Guanglu</i>	<i>Wei Xiaohu</i>	72
Boxer Indemnity Student Lu Shoujing	<i>Yin Zongyun</i>	75
The Death of the Financier Hu Bijiang	<i>Li Yongjin</i>	85

Literature Outline / Literature Explaining

<i>Epitaph to Lu Lianfu Couple</i> Written by Yu Zonghai and Its Annotation	<i>Yu Jingnong</i>	93
Shu Xincheng and His <i>How I Recovered My Health</i>	<i>Lu Qiguo</i>	100

Celebrated Buildings and Residence

Deutsch-Asiatische Bank in the Old Shanghai	<i>Wu Zhiwei</i>	109
Celebrities and the Old Houses in Shanghai	<i>Shao Wei</i>	116

Stroll around the Street

About the Past of Foochow Road	<i>Zhu Wei</i>	124
Anti-Japanese Martyrs and the Names of Shanghai Streets	<i>Zhu Shaowei</i>	133

Translation World

Eighty 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XI)	<i>Wu Chenye</i>	137
Shanghai Paper Hunt Club's Influence of the Local	<i>Shao Wenjing</i>	146

试探中国近代银器与中外关系

Preliminary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Silverwares and Sino-Foreign Relation

胡宝芳 Hu Baofang

中国近代银器作为工艺美术品的一个品种，它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还是承载历史信息的一种载体。它与近代中外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中外交往逐渐增多，银器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见证。在外国人及其技艺的参与下，中国近代银器的设计和制作出现中西合璧之势；价廉物美的银器成为外国客户青睐的商品。近代中国银器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Modern Chinese silverwares are not only artistic handicrafts but also the products of history and a kind of carrier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nextricably linked to Sino-foreign relation in modern times. When China was forced to open after the Opium War, silverwares became a vital carrier recording friendship as the Sino-foreign social contact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foreigners and their skills,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ilverwares presented a style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Due to the effort of some Chinese merchants, inexpensive Chinese silverwares with high quality became favored goods of foreign customers. The function and status of modern Chinese silverwares in Sino-foreign relation are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银器成为收藏界的宠儿，价格节节升高。中国近代银器价格之所以升高，不仅因为其贵金属材质，更因为老银器本身携带丰富的人文历史信息。笔者关注老银器多年，发现老银器携带的不少历史信息涉及中外关系。本文试图结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品及有关文献资料，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对近代中国银器做初步探讨。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近代中国银器是记录中外交流的重要载体

近代以来,中国银器是中外人士社交场合应酬和往来中相互赠送的一种礼物。近代中国银器成为记录中外交流的重要载体。

清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清朝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接待来访的俄国使臣,并向俄国人赠送礼物时,银碟便是众多礼物之一^[1];这是中国人向外国人赠送银器的较早记录。此后,中外之间互赠银器的记载不绝于史。

从现存实物及资料看,以中国人赠送给外国人的银器比较多,送赠人及受赠人的身份不一。有中国官方的银器礼物,也有中国士绅赠送给外国政要的银器,如,“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大美国兵部尚书莅华,寓沪绅商雅集愚园以礼欢迎,谨制银觥,用志纪念”^[2];1940年美国驻沪总领事署全体华人职员赠美国领事高斯的银质雪茄盒;有一些银器是外资企业中的外籍管理人员离开中国时,中国员工赠送的临别礼物,如,1930年日本“东棉洋行”已裴先生升迁时,“上海、汉口东棉同仁谨赠”,“式玉式金”银制“提梁炉”一只^[3];1936年上海著名的乐器行“谋得利公司”的经理沃森回国时,该行中国员工赠送沃森一只竹节银盘^[4]。

另一些银器是中国公司向在沪的外国侨民体育活动捐赠的奖品,如,1877年上海跑马总会秋季比赛的奖品即为中国招商局众人共同捐赠的一只“银盃”^[5]。

此外,笔者还发现中国人庆贺外国友人结婚或生日时也喜欢赠送银器礼品。2013年春天,上海拍卖行曾拍卖一件20世纪三十年代烟台海关同仁赠送烟台海关外籍管理人员的生日礼物——银质香薰。

当然,清末民初中外之间互相赠送银器礼物并非单向的。外国人赠送中国人的银器也有不少,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清朝出使日本的二等公使杨枢离职回国时,日本有关方面赠其“镌花银器”一件^[6];1913年3月14日,孙中山一行访问日本时,日本神户市长宴请他们,并在宴会上向孙中山赠送“松鹤延年”银杯一个。该银现存上海孙中山纪念馆^[7];1935年,太古公司的轮船“吉安”号在长江运货时触礁,民国政府海军“自强”军舰极力救援,使得“吉安”号及时脱险,事后太古公司专门致函中国政府海军部,感谢海军部军舰救援该公司触礁轮船,并制赠“银盾”一座表达谢意。

中外相互赠送的银器,器型多种、场合不一,民间阶层大多为表示庆

贺、纪念、感谢情义而相互赠送，这些礼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外人士间的情谊。

二、近代中国银器的设计、制作呈现中外融合态势

中国近代银器的设计、制造过程折射出中外在技术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态势，值得关注与探讨。

早在19世纪七十年代，上海银楼就模仿外国金银器制造技艺了。1877年，虹口地区的洋货号就开始“专用西法电气电镀大小金银器皿首饰及水烟并镀外国食具刀叉盘碗等件”。1878年，庆荣银楼在《申报》刊登一份广告，声明：“精制金银时款，满汉首饰，朝顶束带、凤冠霞帔、堆垒镶嵌、搜挑人物、博古酒器、奇艳花卉、镀金法蓝、包金点翠、金仿西法，镀金镀银，玲珑细巧，花色一应俱全。”^[8]

有些银器是境外公司设计、制作，拿到上海来请中国公司在银器上刻字的，如上海市档案馆藏1893年上海开埠50周年纪念章。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吴志伟先生考证，这枚银章其实是中外合作的产品。银章“钢模的刻制和纪念章的制作”均在英国进行，但纪念章边款则采取竞标方式在上海进行。竞标的结果是，上海本地著名的“长盛洋行”中标；银质纪念章上的“上海工部局敬赠”由“长盛洋行”制作^[9]。长盛洋行是广东人在上海开设的一家西洋首饰店。

此外，还有些银器是由在上海的外国人设计，然后请上海的公司制作的。如1921年上海“商船总会”捐赠给汉口跑马总会的一只银杯，就是由在上海吴淞领江公司工作的外国人乔杰森上尉设计、上海百老汇路著名的“德祥号”制作的作品。还有些银器是由上海的外国公司设计后交给中国公司制作的。如1910年在长江巡航的英国炮艇赠送给上海高尔夫总会一只银盘，这只银盘由上海著名的英国百货公司“汇司公司”的装饰部设计，后由广东人开设的“联和公司”制作。

较早开放的广州市，是近代外销银器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清代外销银器盛极一时，十三行街区曾经形成一个银器市场。如今，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市博物馆收藏不少外销银器。据他们考证，广州当年的外销银器，不少是“依外国来样，在广州加工制作而成的”^[10]。



1940年赠高斯雪茄烟盒

由此可见，从银器的制作技艺及流程看，近代部分中国银器是中外合作的产品。上海、广州等地出现了由外国人或外国公司完成银器设计、中国银器作坊或银楼等完成全部或部分制作的模式。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这一模式还在继续。2013年6月5日，在老凤祥珐琅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介绍下，笔者曾走访解放前上

海银器作坊的一些老技师，他们的谈话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正因为中国近代银器中外合作设计和制作，使一些近代中国银器的器型及纹饰、铭文呈现中西合璧之势。西式咖啡用具、西餐用具等银器上，往往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刻内涵的“梅、兰、竹、菊、龙、凤”等题材的装饰图案，以及中国历史故事等。例如，1940年3月美国驻沪领事馆赠送给美国总领事高斯的一款银器（见图），器物是装雪茄烟的方形盒子，盒子的三面却用龙纹装饰，正面刻的是中文“富贵寿考”，底面铭文为“zeewo”。

不少近代中国银器，尤其是开放口岸的银器底款同现中英文。如清末民初一款典型的中国银器，该银器设计采用了不少中国元素：竹条形提梁，莲瓣型篮体，篮体花瓣上镂雕梅、兰、竹、菊纹饰。银器底款上所刻铭文则为中英文，即“安昌”与英文字母“HUNG-CHONG”。（见图）

又如，1900年前后上海首饰店制作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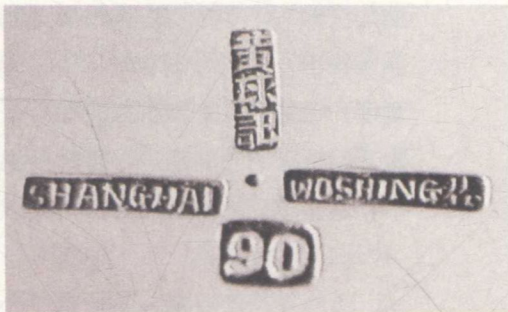
银质提篮



银质提篮中英文底款



珐琅彩圈足碗



珐琅彩圈足碗中英文底款

款珐琅彩圈足碗，装饰图案为中国象征喜庆的花鸟图案，碗底铭文是英文和中文，除“SHANGHAI”、“WOSHING”外，还有中文“黄球记”、“君”等。（见图）

三、近代上海银器的对外销售

广州是近代银器对外销售最早、最发达的地区。早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市的洋行街就有成片的外销银器作坊。不仅在广州的外国人喜欢到广州银器作坊购买银器，在广州的外国洋行还大批向广州银器作坊定做银器运回国销售。关于广州银器店的销售情况，中外学者都有研究成果问世。尤为难得的是，广东对近代外销银器给予足够重视，在2010年广东省博物馆基本陈列中，给予广州外销银器一席之地^[11]；上海是中国继广州之后的另外一个外销银器发达地区，但上海银器的外销情况，学术界研究不多。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上海银器在国外开设店铺直接销售的历史记载。上海银器主要通过银楼或洋货店、首饰店向上海的外国侨民或来沪旅游的外国人销售。

最初向外国人销售银器的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人在上海经营的“洋货号”，如“联和”、“鸿昌”、“德祥”、“长盛”等。这些洋货号销售多种物品，金银器只是其中之一。这些洋货号很早就通过“广告”宣传销售其金银商品，19世纪八十年代的《字林西报》等报刊、杂志上，洋货号销售金银器皿的英文广告随处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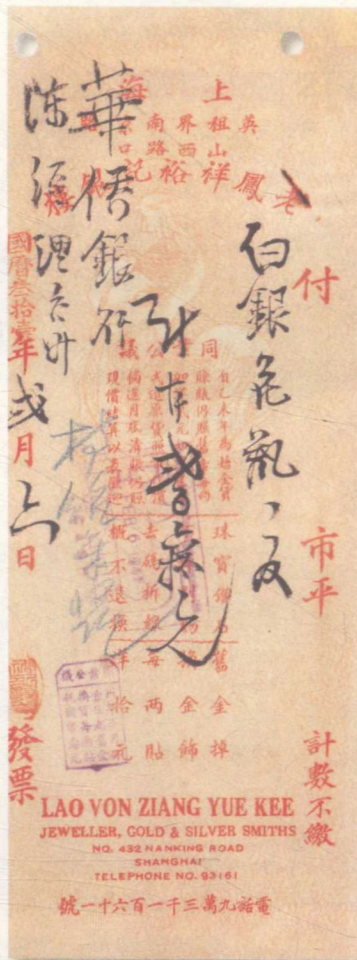
到19世纪末，这些洋货号的金银器皿在上海外侨圈子中已经有一定影

响力。约1900年左右，向外国人销售金银器皿的这批洋货号多数演变为“西洋首饰店”或“外国首饰店”，专门针对外国客户或喜欢西式生活的中国人制造、销售西式金银珠宝。此外，江浙人或者本地人在上海经营的一些银楼也开始把来沪外国客户作为重点销售对象予以关注。

近年研究上海近代银楼发展历史的谢建骁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指出：

上海是一个万商云集的国际大都市，许多外国游客来沪观光购物，自然少不了要去银楼金铺。对银楼来说，这也是推销自己制品的最好时机。为了做好外国客户的生意，这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从经理到店员，乃至工人要识英文，会讲英语。为此，银楼业大同行的经理们在银楼小学又开设了附属英文补习夜校^[12]。

上海银楼对外国客户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开设英文补习夜校这一点上，从银楼的其他细节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外国客户的关注。近年来，笔者曾接触过解放前上海南京路老银楼的一些票据，如1916年南京路254、255号宝成裕记银楼发票，以及1942年老凤祥裕记银楼发票。在这些银楼发票上不仅有公司名字、经营项目、联系方式的中文信息，发票底部还用英文将这些信息重新书写一遍。1919年位于南京路五福弄口的杨庆和久记银楼大厦图片显示，英文名字镌刻在大厦门面之上。老凤祥裕记银楼民国年间一张发票上，有该公司的建筑图案。图案显示，老凤祥银楼门面已有英文标识（见图）。1933年南京路250号的费文元银楼发票上，标明该店销售“金银首饰，中西器皿”。1932年（民国三十一年）大马路香粉弄口的裘天宝银楼，也在发票中标榜该店产品为“金银首饰，中西器皿”。这些文献证明，上海一些老牌银楼店在销售银器时，已经考虑到外国客户的需求。



老凤祥银楼发票

上海银器也确实得到了外国客户的青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近年来在英国市场征购到的几个外侨在上海猎纸比赛的奖杯，年份从1897年到1901年，获奖者是在上海工作的英国兽医纪洛。纪洛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97年已在上海当兽医，1905至1941年与他人在上海合开诊所。银杯的底部太多刻有“联和”两字的英文款识^[13]。猎纸比赛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是上海的外国侨民。他们使用上海著名洋货号——“联和”号的银杯作为猎纸比赛的奖品，某种程度上证明上海洋货号制作销售的银器已经得到上海外侨的认可。

1917年10月18日《申报》记载，美国飞行家阿脱斯密斯君在沪飞行表演，最后一天，经办演场一切事宜的法兴报馆、沙利文及日商华兴三家“向南京路恒孚银楼定制精致银杯一只，配以红木雕座”作为送给美国飞行家的临别纪念礼物。《申报》的这条新闻，是上海银楼银器得到外侨青睐的另一例证。

清末民初，在广州、香港、上海居住的外国侨民或是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往往将中国银器当做重要礼品或纪念品带回国内。如今，欧美一些博物馆、商店、私人手中，还保存有不少中国外销银器。美国旧金山艺术博物馆2010年2月曾有一专题展览“上海，城市艺术”，该展览展出的几件银器即是留存美国的上海外销银器^[14]。近代中国银器，依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一定角色。

余 论

综上所述，从设计、制作方面而言，中国近代银器出现中外合作态势；从用途而言，中国近代银器成为中外官方交流或民间友谊的重要载体，中外互相赠送的银器背后是深渊、悠长的近代中外关系历史；从中国近代银器的对外销售方式而言，上海近代银器的外销方式和经验，对今天商家仍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注 释:

[1]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清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之咸丰朝》,清咸丰十年十月。抄件现藏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页。

[3] 董洪全编著:《清代银器鉴赏》,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该图录文辞华美,但关于器物考释不甚严谨。此处银“提梁炉”为1930年赠送。书中所注有误,笔者已有专文论及,此不赘述。

[4] 蔡益人撰:《民国英文款竹节龙纹银盘》,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都会遗踪》(第六辑,2012年第2期),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3页。

[5] 《申报》1877年11月6日。

[6] 附件:《杨枢奏片:日君赐宴并赠银》,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十二。

[7] 秦亮主编:《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8] 《申报》1878年6月7日。

[9] 吴志伟:《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章》,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收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0页。

[10] 见广东省博物馆基本陈列部分外销银器版面说明词。

[11] 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展览系列广东历史篇》(第51-54页)展示外销银器。

[12] 谢建晓、谢俊美:《近代上海银楼述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13] 张岚:《一种业已消失的户外运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都会遗踪》2009年第二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5页。

[14] Chinese Export Silver, in: SHANGHAI, ART OF THE CITY, By Michael Knight and Dang chan, produced by Asian Art Museum Chong Moon lee Center, produced by Wilsted & Taylor Publishing Services, 2010.

浅谈开埠后上海人 现代观念的逐步形成

Brief Talk on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Ideas of Shanghailanders after 1843

徐亚芳 Xu Yafang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对外开埠。开埠后的上海，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和观念的无情冲击，发生了异乎往古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上海的形象和地位，同时也改变和塑造着上海人，上海人的旧传统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试从功利观念、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开放意识、公共规范意识方面，论述上海人现代观念的逐步形成。

On October 17th 1843 Shanghai was formally opened to the foreign countries, after which it was impacted so cruelly by the system and conception of capitalism that it changed profoundly and glowed with the new look of a modern city. Such changes transformed the image and status of the city and also shaped Shanghailanders in altering their traditional ideas. The article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ideas of Shanghailanders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changes of utilitarian ideas, consumption ideas, sense of opening and sense of public specification.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对外开埠。上海该怎样开放，上海人自己无从选择。宁静闲适的中国乡村文明第一次与喧嚣张扬的西方工业文明交融，却是在铁血之中，交织着无奈和辛酸，伴随着耻辱和痛苦。然而，其结果却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了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上海一百七十年的前进历程时，不能不发现，上海开埠除了是上海走上半殖民地道路的开始，更为上海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它将上海强行推入了一条开放的而不是闭塞的，广阔的而不是狭窄的，有活力的而不是保守的近代化、国际化的道路。上海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开始了她走向世界的奇异旅程，上海人则荣辱交集地跨入近代社会。

开埠后的上海，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和观念的无情冲击，发生了异乎往古的深刻变化，改变了封建时代积淀的陈旧灰暗的容貌，迅速崛起，焕发出了